

曾文正公書札卷三十一

復丁

雨生方伯

僕於初六日抵省數日之內應接紛繁實非孱軀所能耐所幸諸君均與李宮保心心相印其於北征餉項必能切實維持不藉鄙人籌及纖細入款大宗仍在蘇垣除釐金宜認真釐剔外尙求閣下於丁漕二項早爲籌畫以備提濟北餉之用祇要勦捻緊餉不誤要需年歲中稔不生他變則鄙人雖以病軀將事不至陷於大戾卽爲至幸初一日派赴鄂省之弁頃已回至金陵舍沅弟憂悔之餘精神尙好公事不至廢弛六神口之敗殉難陣亡將士數逾三千逆燄愈張實深焦憤羣捻尙

在黃陂黃岡一帶春霆以小嫌引退雖奉 廷旨諄畱少帥函
催然遠在南陽恐急切未能趕到漢黃與諸軍同心會剿也舍
弟之意專望劉韞帥急履湖南之任俾筱泉迅赴楚督之任庶
幾救其過失扶其阽危頃劉韞帥已至瓜洲卽日當來金陵與
鄙人晤商一切國藩擬派輪船送之赴鄂而小兒亦隨之回籍
敬求閣下寄函至滬於天平鐵皮海生等船中酌派一二號星
速由滬駛至金陵派令赴鄂一行至以爲荷

復張子青漕督

承示堤工無款酌提賑款興修自應卽飭所司如數籌發以符
尊指受亭有張福口引河要工雲浦一人又不能兼顧二百餘

里已列台衝會檄雲浦興修百二十里敬之興修八十餘里以
期迅速其新壩工程不知需費若干弟另檄雲浦勘估遲日再
當會檄興修至以李都轉借補徐道之缺此君資深績懋吳仲
帥曾屢稱之聞臨去頗有嫌隙又聞仲帥奏請以道員畱江借
補業奉部駁撤消徐道一席李少帥臨別時屬意於陳心泉觀
察該道辦星使糧台兼營務處上屆擬補斯缺鄙人係以星使
作主此次似應俟少帥信到再行商奪

致鮑春霆軍門

月初接奉 寄諭始知閣下有引疾求退之請正欲作函詢候
起居適接尊函并咨送二月十七日疏稿又接李少帥來函并

抄與尊處往復數書方悉閣下以上元日之捷與舍弟遵旨
覆奏情形不符不無芥蒂舍弟疏中所稱銘軍係與任股接仗
霆軍係與賴賊交鋒蓋誤聽擒賊之供詞賊中任強而賴弱人
人共知擒賊之供蓋心中實畏霆軍而口中故作不畏霆軍之
辭以爲霆軍所攻破係破賴股之弱者非破任股之强者作此
誇張之辭以欺騙舍弟舍弟既不知任賴之強弱迴殊又不知
擒賊之大言欺騙遂據此語以入奏致閣下正月十五之奇功
五日窮追之苦戰幾致埋沒一半宜閣下憤憤不平浩然思歸
也惟舍弟此次奏片之錯由於誤聽擒賊欺騙之言而平日於
閣下實深愛而敬佩之數年來舍弟寄敝處家信數十封無一

封不稱閣下之好也自去秋至今春 寄諭多責備閣下之詞

閣下告病開缺知者以爲與舍弟新有嫌隙不知者或疑爲於

朝廷微有怨望雖 寄諭亦疑其要挾 人生在世所爭者名

耳古來賢將帥以流傳萬世不過得一忠字之美名耳閣下苦

戰十餘年久著忠勞之美名豈可因與舍弟小有嫌隙而令外

人疑爲要挾乎僕自去歲以來 寄諭責備者七次御史參劾

者五次從無不平之意形諸言色卽因病陳請開缺亦不敢求

回籍又不敢求進京但求畱營效力耳頃 又接閣下三月初二

之摺兩次皆請開缺回籍與僕之請畱營者情事不同恐外間

之疑議更多僕欲勸閣下力疾治軍又恐閣下傷病果劇欲不

勸閣下力疾治軍又恐閣下名望大減若
則僕當代爲負荆謝過若別有鬱抑之處
古來忠臣未有多受磨折者幸無堅執
爲荷
僅爲舍弟奏片錯誤
則請閣下勉強忍耐

復喬鶴儕中丞

陝中回捻并擾據壽卿來稟已有合股之
與官兵之兩枝相合其事略同而其彼此
甚於官兵故賊之強弱不盡關乎分合自
湘淮各軍未嘗不偶勝張任分而秦鄂兩
寇初合我示弱而緩圖之則彼之情好攜
強而急迫之則彼之交愈固將懷必死之
心請囑壽卿與諸軍
轉有可乘之隙我恃

待捻回合來找我而後與戰我不必先找
不能多濟亦斷不肯膜視大約於月協甘
萬濟秦分撥二三月再看陝甘督撫軍事
弟於初六回至金陵諸事紛繁毫未就緒
晉藩一席已授仲良未到任以前令胡蓮
郭兩軍於尊處不無裨益也

復李幼泉副郎

統軍之說兩年以來幾經躊躇思議閣下
鄙人本欲倚以辦賊又以兩令兄同領封
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諸季中無一人身臨
前敵與同艱苦恐無
年富力强器局閎遠
圻而淮勇諸軍皆助

以服諸將之心而塞天下之望是以專欲
閣下勉爲其難少泉
亦有令閣下磨練軍事造成大器之望又
恐閣下不嫻戰守之
事又恐有拂太夫人之意故前此屢前屢
卻久無定計直至去
年九月寄信至敝處始言欲求替人自不
能不令諸弟統軍蓋
自以王董二鎮歸閣下統割而令二兄之
計始決而鄙人之計
亦愈決矣今來示欲卸營務統軍兩差以
閒身隨兄照料一切
此不特鄙人不便強勸卽令二兄亦有難
於相強者蓋統將之
道必須身先士卒兩軍交鋒危在呼吸若
非閣下有破釜沈舟
伏波裹革之志他人強之從事已不免於
抱怨况令兄上顧慈
闈下憐弱弟豈敢稍涉牽強乎又軍事最
貴氣旺必須有好勝

之心有凌人之氣酷羨英雄不朽之名兼慕號令風雷之象而後興高眾附有進無退閣下襟懷恬淡於官階功名二者不甚歆慕其長處在此其於帶兵不相宜處亦正在此閣下既不願統軍僕當函商少帥另擇統軍之員接少帥初八來緘力求併軍之法欲以樹軍歸併於省三以勳盛歸併於仲良以開奇歸併於閣下而以棐軒獨當一路鄙人與作梅之意則欲召郭子美來仍與勳軍爲一路開奇仍爲一路樹軍歸附銘軍爲一路仲良會合棐軒爲一路郭子美果來宜裁散營令其另募新營如此則閣下可卸統軍之責蓋閣下閱歷戰事太少開奇將領勉強歸屬勇丁未必信服若仲良兼統勳盛則斷不相安也閣

下縱不爲統將務須擇勞苦之事而任之助阿兄禦此大難斷
不可懷事外安逸之福不可存問舍求田之謀吾兩家門第太
盛人忌鬼瞰處處皆是危機時時皆伏禍胎除卻耐勞盡忠四
字別無報國之道亦別無保家之法至囑至囑千萬千萬來
函詢及保舉事件僕北征年餘惟銘湘二軍開單奏獎鼎軍則
批准彙保而尙未出奏盛軍則並未批准而以其戰事稍多曾
經函商少帥請其酌量略保此外如劉楊張松桂開奇等軍似
均在不應保之列請與令兄一商應如何而後士心鼓舞使真
出力者不與濫竽者同視則善矣

復歐陽星泉大令

作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爲要勤可以補救愚拙不知者將
漸知不能者將漸能廉則臨財不苟信則出話不欺凡上司用
人稱其結實可靠者大約不出此二句慎者心則敬畏而言則
退讓也有是四端小則謹身寡過大則有守有爲願切記之愚
初六抵省應接紛繁案牘叢集殊非辱軀所易料理彭軍敗亡
鄂事益形棘手爲之焦灼二小兒身體本弱近因倣照鄉試之
例連考三場用心太過感疾初不甚重醫者誤投補劑以致舌
紅生刺喉痛不能進飲病勢危險非常幸徧身發疹遇湘潭劉
醫認爲出痘改用痘科醫治已經三四日紅潤起漿而喉痛亦
減能下湯粥計痘事已有六七分可靠老懷爲之稍慰

復彭宮保

貴恙乘春易發本年木火司令入夏以後尤宜加意調攝不使肺金受尅自能勿藥有喜李牧春棠業經接見當隨時造就以副雅懷雷玉春遺缺敝處已准李質堂之咨以田名魁署理熊殿元一員俟畱爲異時之用至貴部各員來示欲於長江水師外擬補江南陸路各營查近來水師諸員尙有長江新設各缺可以位置而陸營員缺有限人數尤浮已不無向隅之感若再由水師借補尤覺偏枯礙難照辦水師星散各處久未操練鄙意欲將外江淮揚各營調至下關操演輪流閱看其內江各營請閣下調至裕溪口閱看惟各營均有分汛防盜駐卡巡查等

事必須另有閒營前往接換而後可調該營來操目下閒營實少只好令外江淮揚各營於閱操後再行補缺內江各營於補缺後再行閱操如尊意以爲可行則請貴部騰出閒船五六十號以備派往各處更換調操之營乞速示復二小兒曾點牛痘一次頃復因感發天花危險異常幸荷神靈保護始得化險爲夷此二日已次第結痂知念附告

復李宮保

春霆病重如此自難再理軍務鄙人卽日委員攜帶遼參前往看視並請其乘坐輪船前來金陵安心調理渠若允來須吾二人會前銜具奏卽請由尊處主稿與春霆相距較近聲息易通

也至該軍接統之員來示謂婁優於宋與鄙見不謀而同宋長
慶人雖善良毫無斷制婁峻山則才能了事臨陣調度聞亦有
條不紊敝處已具公牘私函先行咨調請其赴天津乘坐輪船
速來金陵面商一切卽日當專摺奏調疏中卽言由尊處抄示
宋國永等公稟商調婁鎮彼此意見相同云云但婁鎮未到之
先或鮑公暫不離營或尊處暫檄宋鎮代理均請卓裁定奪茲
將本日敝處寄春霆印渠二信抄呈台覽舍沅弟右手筋痛不
能作字聞近日至德安與左帥面商軍務未知不甚隔閡否銘
軍整理已齊省三由信入鄂大旆卽駐信爲援聲息益親但恐
此局定後賊又北竄齊豫耳雲浦督辦蘇州釐局子奉仍管太

湖支應兩生作梅均與鄙人說及頃作梅前往蘇垣一行俟其
回甯卽如尊指分別檄行

復李北岡

尊庭雖經析爨而家政仍歸閣下主持俾令姪輩得一意讀書
以期上達孝友門風其光大更靡有涯至爲敬慰承詢請襲一
事查例載凡得兩世職者或兩子分襲或一子兼襲均屬可行
令姪光久資性穎悟若詩文工夫已穩自應進京會試以擴識
見而答 皇恩秋冬北上可令先來金陵敝處派弁送之入都
羅忠節公二子惜早年未得認真讀書目下尙不能同去會試
殊以爲歉勇毅公衣服單夾棉者或可用樟腦收存皮者則潮

濕易壞自宜趕緊變賣否則壞者愈多對之愈覺愴神耳國藩
辦捻無效衰病日侵屢疏請退未蒙 俞允業於三月初六遵
旨回任金陵應接紛繁案牘叢集殊非孱軀所易料理舍沅
弟在鄂治軍亦復毫無起色二月十八日之敗舍表弟彭杏南
陣亡弁勇殉難者多至三千餘人幾與三河之役相類時事方
難焦憤曷已聽鼓鼙而思將帥每追懷忠武勇毅伯仲未嘗不
感歎流連也

復李眉生廉訪

敬營遣撤事宜此間有批賀永稟頃已行知尊處上年十月張
敬堂將開差赴洛時面告僕云臨淮餉項未到殊爲竭蹶幸營